

时间碎片

带孩子回乡下,路边看到一口被围栏围住的水井。孩子兴奋地走过去,看到井壁深处有水,转头问我为什么外婆家没有这样的水井。

她不知道,外婆家以前也是有的,不过后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才逐渐不用了。在我小时候,农村还没有冰箱,每年到了夏季,妈妈就用井水来给西瓜和蔬菜降温。

午饭后,妈妈把西瓜放入水桶,用长长的麻绳把桶和西瓜一并放进水井,直到西瓜能够浸在井水里,然后把麻绳上端绑在石磨上固定好。井水深深,西瓜在水面上摇摇晃晃,像极了妈妈推着摇床给我讲故事的模样。等我在摇床上睡醒,井水里的冰镇西瓜也就可以吃了。

我等着妈妈用刀子切开西瓜的那一刻,等着一阵清新冰凉的水汽扑面而来,接着就能看见西瓜汁顺

故乡味道

胶东一带,麦黄时节,身段娇小,却声名显赫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曲曲菜悄然茁壮起来。曲曲菜学名“苣荬菜”,一些地方也称为“曲麻菜”。曲曲菜成名很早,《诗经》有相关记载,称其为“莢”。《尔雅》有云:“莢,苣荬也。”至唐朝,这种貌不出众的菊科植物愈加炫人眼目: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有人考证,白居易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中这些诗句,便是描绘曲曲菜的。“生于卑微不堪地,长在荆棘乱草中。叶似苦菜花如米,风吹雨打色更浓。采撷须防蛇与虫,烹饪宜忌铜和铁。滋养脾胃疗疳疾,莫道贫贱无滋味。”这首七律诗既道出了曲曲菜的生长环境和特点,又教人认知了食用曲曲菜的注意事项,还提及曲曲菜有药用功能。要找得肥且鲜嫩的曲曲菜非得

注事如风

芒种临近,朋友圈不断有金黄麦田晒出,有的连绵成片,有的叠叠层层,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老家麦收的场景。

对庄户人来说,麦收是一项盛大的农事。每当麦穗渐趋饱满,农人的心事就多了起来,每天都要到麦地查看麦情,以便赶在麦子成熟的当口收割回家。忙农活的间隙,父亲总要提前把镰刀磨得锃亮。父亲平时干事粗心,但磨镰刀却是例外,光磨刀石就准备了粗、中、细三块,他在三块磨刀石上施以不同的技法,磨完一把,就用拇指在刀刃上蹭蹭,满意后再磨另一把。

“麦熟一晌”,浩荡的暖风吹过,生产队长一声号令,麦收开始了。天不亮人们就来到麦地,按照每人四行的间距开始收割,壮劳力排在最前面,其次是半劳力、妇女、学

## 井水深深的夏日

●何俊怡

着瓜皮迸溅出来,红色的瓜瓢里镶嵌着一颗颗乌黑的瓜子。

顾不上母亲还要细细地切成月牙,我早已拿着勺子往西瓜的中心挖去,一勺下来西瓜还未入口,我的心中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凉甜。等我把西瓜送到口中,身上立马有风吹过,那是从井水深处带来的凉爽,似乎能把整个夏天的暑气赶走。

除了用井水泡西瓜,妈妈还会自制“井水冰箱”。她把打出来的井水往脸盆倒上八分满,又把中午的剩饭封好让盘盘碟碟漂浮在脸盆里,为了不让井水的凉气四散,母亲会用另外一个盆扣住它,上面再盖上一床不用的小棉被“保凉”。这样的“井水冰箱”可以让食物放上一整天不会变味。

深深的井水,保住了我童年夏天冰冰凉的快乐,也保住了家里每

一个夏日的饭菜。

到了冬天,水井就又成了一个保温的容器,因为温度差异,院子里水管里流出来的水温度很低,用它洗脸真的是一种考验。但是井水不同,因为深度问题它还能保持在常温以上,这样的井水在冬天就是温水,洗脸很舒服。

孩子摇了摇我的手,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她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问水井的问题,我把她抱起来,把我小时候的水井故事讲了一遍。走到妈妈家门口,孩子看到外婆来接,立马展开双臂呼喊着要吃井水西瓜。

我给妈妈说起外面的水井,然后拿起一块妈妈给孩子切好的西瓜,第一口咬下去浑身冰凉,我知道家里的那口水井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,一直冰镇着我和我的家人的夏日,为我们的生活和人生保驾护航。

## 恋恋不舍曲曲菜

●崔启昌

等到麦黄樱红时,这个当口,曲曲菜壮硕茂盛,剜菜人看了无不喜出望外。我小时候住在乡下,每年麦黄时饭碗里都有母亲剜的曲曲菜。父亲当医生,懂得曲曲菜不光能解人馋意,还有清热解毒、凉血和湿、祛瘀止痛的功效。下乡巡诊时,如若季节恰好,都顺便给人说一些曲曲菜的好处。春夏之交直至麦黄,四邻乡亲大都步出家门去野外寻觅曲曲菜。有的焯过热水,捣足蒜泥、花生碎,用盐和香油拌了就饭下酒;有的烫后沥干切碎,加五花肉丁包地瓜面包子;有的焯水后晾干,及至蔬菜青黄不接时烹制菜肴。

在城里住,虽离乡野远了些,但我一直念恋着曲曲菜的好。麦穗灌浆至泛黄时,结伴出城,去乡野剜曲曲菜,找寻年少记忆,从中念及暖人乡愁便成了惯例。

## 麦收记忆

●薛立全

生。天光尚暗,勉强能看清眼前的麦子,寂静的田野里,偶尔能听到几声布谷鸟叫,没有人说话,只有镰刀割蹭麦秆的“嚓嚓”声。割麦有技巧,左手反向揽住一把麦秆拢向胸前,右手执镰在麦秆根部平抹,麦秆应声倒入臂弯中,顺势把它平放在地面上。到天亮,我们小学生就跟在大人后面把割到的小麦捆起,直立在麦田等待往村里运送。

我的老家是山村,麦田分散,多数是梯田,运输主要靠手推车或肩挑人抬。劳动创造智慧,人们为独轮手推车加装上横竖三根木棍增加承载面积,装车时麦捆大小头交错码放在车轮两侧,达到一定高度后,用绳子束缚住麦捆,固定在独轮车中部高起的支架上,推车的人通过中间的凹陷处观察路况,山路运输,这种方式效率最高,比肩挑人抬省

力不少。

抵达场院,把麦穗用铡刀铡下,摊薄晾晒,趁天气晴好,反复用杈挑翻,确保麦穗日晒均匀。等麦穗晒干,社员们就来到场院,有的赶着蒙上双眼的驴拉着碌碡碾压麦穗,更多的人则围成一圈,用连枷用力击打麦穗。充分碾压和击打过后,耙掉麦草,剩下的麦粒和草末继续暴晒,接近干透再堆到一起,找个有风的日子,用木锨在上风口扬场,让麦粒与草末分离。一连串工序过后,麦粒还要摊开晒上几日。接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用最好的小麦给国家交公粮,剩下的按人头分配给社员。至此,麦收才算完全结束。

“三秋没有一夏忙”,一个麦季下来,庄户人像脱了一层皮,虽很辛苦,也有收获的喜悦,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吃顿新麦面条、蒸锅新麦饅头。

母亲买了两个打折的菠萝,个头挺大,就是其中一个看上去不完全熟,金黄的表皮带点苦涩的青,就像是粘在画布上的一大块油彩,浓浓的化不开。

“这得让太阳晒晒了,反正最近天气热,不怕晒不熟。”说这话时,我正坐在电脑前顽强地打字。这台电脑是母亲花几百元钱在二手市场买的,勉强能用,就是设备老旧,鼠标和键盘的声音像是嗓门冒烟的老鸭子,“嘎嘎”嚷个不停。

“说得也是。”母亲用小刀削开那个熟透的菠萝,沿着棱边反复刮擦。小刀细致地滑行于凸起的鳞片之间,一块块果皮顺势而下,暴露出诱人的金黄。充沛的菠萝汁水,经由太阳的滤晒,就像银蚌壳在深海里的反光。我靠在阳台,张开双臂,享受风的轻抚。水木明瑟,熏风解愠,天空凝结成一块巨大的蓝水晶,清澈而深邃,让人联想到加入冰块鸡尾酒。几朵白云闲步,好似指缝间遗落的薄荷糖,不经意间为这蔚蓝添上一抹淡淡的甜。

“这个切好了,另一个我放阳台了。”母亲笑盈盈地端出一盘切成小块的菠萝,冰凉沁心的菠萝躺在白瓷碗里,汁水四溢。尝一口下去,甜而不腻,清润解暑,从舌尖爽到心底。窗外的蝉絮絮叨叨,推窗一瞧,铺天盖地的绿已层层涌了过来,却兜不住炽热的阳光,一半摔在青石板路上,还有一半搁在纤嫩柔软的柳梢头。烁玉流金,光斑如金鱼般四下流窜,从树缝间仓促地游走。

远方传来凉面凉皮的叫卖声,若即若离,似乎有一股诱人的香气萦绕在鼻尖。

“凉面凉皮啊,就能像这日子,细水长流,才能品出真滋味。”犹记得夏日午后的凉风中,奶奶站在老榆木桌前,巧手翻飞,将面糊均匀地摊在蒸盘上,动作轻柔得仿佛是在给婴儿换上洁净的衣裳。待到凉皮出锅,奶奶熟练地将其折叠,切成细条,动作既精准又富有韵律。蒜泥、香醋、芝麻酱加入不锈钢锅,融进筋道爽滑的面条里。

“来,尝一尝。”奶奶递过来一碗,眼神里满是慈爱。阳光如星星点点的金箔,洒在奶奶布满岁月痕迹的手上,洒在辗转过时光旅程的老榆木桌上。我大吞一口,每一丝酸辣都沁满口腔。奶奶的笑容绽成了花,眼角的皱纹仿佛是时间的年轮,记录着无数个温馨的午后。

一枚红蜻蜓烙印于竹绿的树海里,浅浅地打了个盹,犹如一窠红的霞光跌入鲜亮欲滴的翡翠手镯,推开一圈圈螺旋似的涟漪。阳光渐渐熔炼,余烬穿过重重枝丫,被裁剪成不成形的光影,像是玻璃杯里澈沁的莫吉托。

时间锁上了一个个精致的小抽屉,里面栖身了不少精彩却陈旧的故事,就像融化的草莓冰淇淋,虽带着几分甜蜜,但随着人生的流逝,也会变得黏稠不堪,不知不觉间渗入木底板的纹理,仿佛一本沉睡的老相册,平时无人问津,唯有往事缥缈,回首来时路,才能旋开记忆的锁扣。

思及此处,我伸出手,试图抓住夏天的尾巴。三粒淡紫色的楝子蹭上阳光,沿着风的路标,一路滚进手掌里。我放在耳边聆听片刻,恍惚间,觉得自己握住的是一把悠长的蝉鸣。喳喳的蝉鸣与沙沙的叶片声碰撞交织,闯入耳畔,连舌尖也泛起菠萝味的甜意。

是了,另一个菠萝还在慵懒地晒太阳呢,或许只需几日,便可熟透了。

窗外的蝉仍在喋喋不休,不知疲倦,唱了一曲又一曲热闹的盛夏,还未唱尽兴。

“夏天果然是无穷无尽的季节啊。”

心灵花园

无尽夏

●王珏